

# 旅行視野與電影氛圍交織的義大利光輝

## The Italian Brilliance Interlaced between Traveling Eyeshot and Movie Atmosphere

王士明

Shih-Ming WANG  
台北縣網溪國民小學教師

### 楔子

一個人在荒野裏馳騁很長一段時間之後，他會渴望一座城市。<sup>1</sup>

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，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，然後脹大。<sup>2</sup>

城市迷人之處在於它的多樣性與包容性，對於老城市而言，尤其是如此；有新有舊，有過去也有現在。義大利，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，城邦政治的過往，競爭中卻也激盪出更多令人讚歎的火花：從古羅馬時期的帝國文明到文藝復興，從巴洛克藝術到當代時尚與設計的發展。義大利之所以吸引著世人，從古至今前往進行藝術或宗教朝聖，或是觀光購物，正因為義大利的城市特質切合著人們的渴望，而這分特質

更來自於層疊歷史的累積，歷史與藝術交織而成的光輝，振奮著每一個到來的遊客，也榮耀了義大利人。如此多元與豐富的文化資產，便成為第八藝術 — 電影，最佳取材或取景的命題。在許多電影之中，義大利的城市除了是美的象徵，義大利人的生活步調或情趣所形成的文化氛圍，感染了劇中人物，塑造出因此而不羈與覺醒的性格。這電影中的風景，風景中的電影，彼此互相指涉，進而交融出一分自屬於義大利式魔力召喚的可能性。

### 永恆的城市，純粹的經典

羅馬，永恆的城市，眾神的國度。  
這座城市的偉大不僅在於令人讚嘆的千年古都



圖1 羅馬的圖拉真紀念柱（Trajan's Column，西元113年）。



圖2 羅馬大競技場（Colosseum）。

的城市規畫，歷史脈絡自羅馬帝國，一直延續至文藝復興和巴洛克的累積；它因此成為歐洲文明發展史上重要的發源地之一，絕妙的藝術作品與早慧的都市規劃，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其它地區各方面的發展。在羅馬市中心的圖拉真紀念柱（Trajan's Column，西元113年）如圖1，無疑是羅馬城中最令人讚歎的藝術作品之一。高大的大理石石柱是爲了紀念羅馬皇帝圖拉真（Trajan, 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，西元53-117年）在西元101-105年與105-106年間在達西亞（現今的羅馬尼亞），兩次戰役中大獲全勝的戰績，目的樹立皇帝功勳與戰爭紀實的紀念柱。<sup>3</sup> 圖拉真紀念柱代表的意義不只是羅馬的第一座紀念柱而已，其上面所雕刻的是有關於戰爭紀實的敘事手法，是沿著柱形不斷地盤旋而上，其複雜程度很難一覽無疑。但這樣盤旋而上的效果，似乎有如當代電影所用的膠捲般，把150個故事場景在這一卷中完全道盡。圖拉真紀念柱不僅是當時公共空間宣揚帝國權力的紀念碑藝術，也呈現出藝術家另一種敘事手法。

而另一座大家耳熟能詳的大競技場（Colosseum）如圖2，似乎也有著令人驚歎的技術與視覺運用，這圓型的外牆設計，總共運用三種柱式，從最底層的多利克式，第二層的愛奧尼亞式，至三、四層的科林斯式<sup>4</sup>，其運用有其道理：因爲多利克式的造型簡單且沉重，讓底層看起來比較穩重；而科林斯式最爲繁複，感覺上較爲輕盈。羅馬人的建築工法不僅令人讚歎，視覺性的考量爲未來輝煌的藝術與人文更奠下深

厚的基礎。

讓羅馬成爲永恆之都的美譽，不僅僅存在於過往千年的歷史，《羅馬假期》（*Roman Holiday*, 1953）電影中奧黛莉赫本（Audrey Hepburn, 1929-1993）與葛雷哥萊畢克（Gregory Peck, 1916-2003），公主與狗仔隊記者之間的愛情邂逅，更爲永恆之都增添浪漫色彩。不可能發生的浪漫情事，卻在這個千年古都發生了，身分差異的愛情故事鮮活了義大利的浪漫；奧黛莉赫本的純真與葛雷哥萊畢克的風流倜儻，更讓許多影迷永遠難忘。《羅馬假期》運用了一個階級差異的短暫邂逅，在永恆城市說明了純愛的永恆。而這份永恆且足以與圖拉真紀念柱或大競技場一般，令人永誌難忘，即使是黑白電影，也是純粹的經典。

### 激盪的追尋，澎湃的覺醒

水在天光雲影之下是激盪的，在風雲變色之際也可以是澎湃的；位處於水中的威尼斯，藝術是激盪的，歷史是澎湃的。水，造就了威尼斯，也影響著威尼斯。E. M. Grombrich（1909-2001）在《藝術的故事》（*The Story of Art*）書中以〈光線與色彩〉，爲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畫派做爲開頭<sup>5</sup>；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, 1818-1897）在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——一本嘗試之作》（*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: Ein Versuch*），描述威尼斯人認爲自己的城市是神奇又神秘的創造物，非藉由人力可



圖3 威尼斯的安康聖母教堂（Santa Maria della salute, 1630-1687）。



圖4 威尼斯水天一色的風景。

（王士明攝）



圖5 威尼斯麗都島上的海邊小屋。



圖6 從百花聖母大教堂的鐘樓鳥瞰。

成<sup>6</sup>。威尼斯似乎因為建立於水中，本身城市特質一開始便異於陸地上的都城（圖3、4）；而面對亞得里亞海的位置，使得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，便是東西方貨物與文化交流的中繼站。威尼斯的混血身分，在義大利城市中顯得特立獨行，水的氛圍讓威尼斯的城市光輝既激盪又澎湃。

而《威尼斯之死》（*Death in Venice*, 1971）電影中美少年達吉歐（Tadzio）彷彿就是威尼斯的化身，男性身分的陽剛卻具有女性臉龐的陰柔美，混合的特質難以定義，只能以「美」作為解釋。這樣的「美」吸引劇中作曲家古斯塔夫亞森巴（Gustave von Aschenbach）暗戀與追尋，導演維斯康提（Luchino Visconti, 1906-1976）改編了德國作家湯瑪斯曼（Thomas Mann, 1875-1955）的作品，背景音樂則引用了馬勒（Gustave Mahler, 1860-1911）<sup>7</sup>的作品，電影最後的結局讓作曲家死於瘟疫，如同中世紀時期流行於威尼斯地區的黑死病一般。威尼斯在這裏是陰柔又哀愁的象徵。

但對於《逐夢鬱金香》（*Pane e Tulipani / Bread & Tulips*, 2000）中的女主角而言，因為旅行意外走失，反而在威尼斯這個水都拋棄了家庭主婦的身分，重拾自己的自信與興趣，並勇敢追求自己的第二春，此時的威尼斯卻又像是天光雲影徘徊的朗朗晴日。至於《偶然與巧合》（*Hasards ou Coïncidences*, 1998）的女主角，她人生中第一次婚姻的開始與結束都在威

尼斯，第二次幸福的來臨也在水都發展，但人生的幸福就如同潮來潮往，失去了便得到，得到了便失去，如同電影的開場白——悲劇與喜劇（*Tragédie ou comédie*）；悲劇與喜劇對應著偶然與巧合，禍福相倚，便是人生。

威尼斯的特質隨著水的流動可以是柔美的，可以是澎湃洶湧的，在電影中故事主角們有激盪的追尋，也有澎湃的覺醒，宛若麗都島上海邊小屋前（圖5），海水的潮來潮往。

### 文藝的復興，愛情的復興

義大利每一個城市，都有特殊味道！

我有個看法，在義大利，有些事情本身就代表著情調。

—《窗外有藍天》（*A Room with A View*, 1985）

如果「view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現實風景，那麼「vision」便是對未來風景的想像力。想像力與創造力似乎是如影相隨的兄弟檔，但如何讓它實現，需要的便是「勇氣」。佛羅倫斯最富盛名的地標——百花聖母大教堂（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, 1420）的穹頂興建，無疑地更需要有「vision」才能有「view」（圖6、7）；而興建者布倫內利齊（Filippo Brunelleschi, 1377-1446）便是憑藉著想像力與創造力，以古羅馬穹頂建造的設計與哥德教堂的拱形技術<sup>8</sup>，縱古貫今的



圖7 從百花聖母大教堂的鐘樓遠眺托斯卡尼山丘。



圖8 從科德納（Cortona）小鎮俯瞰托斯卡尼平原。

（王士明攝）

結合，產生出托斯卡尼地區最美麗的建築地標，也成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代表以及精神的象徵。

百花聖母大教堂的完成憑藉著布倫內利齊的「vision」，進而帶來的新的「view」，脫離了義大利歷史學者論述中世紀的「黑暗時代」，成為文藝復興新時代的開創者。那麼《窗外有藍天》（*A Room with A View*, 1985）中的女主角所處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，禮教的森嚴與情慾的壓抑，無疑地是人性的另一種「黑暗時代」；改編自十九世紀英國作家E. M. Forster（Edward Morgan Forster, 1879-1970）的作品《*A Room with A View*, 1908》，E. M. Forster本身對於所處的時代有著時不我與的壓抑，個人轉化成劇中女主角Lucy Honeychurch，而男主角George Emerson的不羈與果敢，卻成為他投射與期待的對象。而故事有趣的是這對礙於英國禮教無法面對自我情感的男女，仍須逃離英國，在佛羅倫斯，這個文藝復興之城，復興自我的愛情，終成佳偶。

如果十九世紀礙於禮教而無法面對自我，那麼21世紀的《托斯卡尼豔陽下》（*Under The Tuscan Sun*, 2003）中的女主角則是因為婚姻失敗的打擊而失去了自我。義大利托斯卡尼的風土民情對照著美國西岸大都會的快節奏，讓女主角毅然揮別傷心地，選擇在科德納（Cortona）小鎮重新奮起。義大利的陽光、食物、悠閒，果然是頹喪情緒的一帖良方，尤其是面對著托斯卡尼一望無際的葡萄園或橄欖園（圖8），田

園野趣讓人放慢了一切腳步，重新再度檢視自己。

E. M. Forster《*A Room with A View*, 1908》中的「Room」是每個人個體象徵，而「View」象徵是自我實踐的渴望；每個需要藍天的「Room」則要提起的是自我面對與處理的勇氣，才可能獲至屬於自己賞心悅目的「View」，進而才有未來的「vision」。人生歷程如同一段小歷史，如何脫離黑暗時代，邁向自我覺醒的復興，還需打開房間，看見藍天，迎向陽光。

繁花似錦的回憶，天堂樂園在卡布里島

那令人留戀的卡布里呀  
那令人陶醉的景色多美  
放眼望去到處是一片碧綠  
我始終也未能忘懷你  
我倆曾在泉水旁邊  
快樂歌唱並遊戲  
薔薇花在山腳爭豔  
聽那杜鵑枝頭亂啼  
過去的事像雲煙已無蹤跡  
我不知道如今你在哪裡  
我幾時能再回到卡布里呀！  
再回到卡布里來看你！

— 義大利民歌，李碧華填詞



圖9 從安娜卡布里眺望海景。



圖10 安娜卡布里鎮上繁花似錦的九重葛。

小學時期音樂課本朗朗上口的歌謠，總以為是作詞者自我幻想的情節，等到親臨卡布里島上的安娜卡布里鎮（Anacapri），才不敢置信這歌詞中所描述的美妙仙境竟然成真。尤其是安娜卡布里位處於山中，依山傍海的山海景色（圖9），與家家戶戶花木扶疏的景象，尤其繁花似錦的九重葛攀覆在牆壁上（圖10），不禁讓人讚嘆天堂樂園在卡布里島！

夜晚華燈初上，安娜卡布里展現的風情不同於其他大城市的華貴與車水馬龍，小鎮教堂廣場前擺放的桌椅，居民開始準備放置椅子，架起布幕，放起露天的蚊子電影院（圖11）。海島悠閒的氣氛以及南義小鎮慵懶的步調，不禁讓人想起《新天堂樂園》（*Cinema Paradiso*, 1988）中的小鎮風情，小鎮中居民唯一娛樂中心的「新天堂戲院」更是片中故事發展的主軸與起點。導演吉斯皮托那多利（Giuseppe Tornatore）將此片藉由小男孩與放映師的忘年之交，不僅陳述了義大利二次戰後社會的變遷，電影娛樂工業的興衰，還指出了每個人成長歷程永難忘懷的回憶，尤其是愛情的酸甜苦辣更讓人無法釋懷。在《新天堂樂園》片中似乎也看到了台灣社會變遷的影子，這似乎是所有邁入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共同歷程，無論是鄉村或漁村，大量青壯人口被大都會給吸納了進去。但離鄉背井的異鄉人，出外打拼多年之後，也許功成名就，或許事業有成，但年輕時的初衷與回憶是否仍清晰可見呢？《新天堂樂園》讓人心有戚戚焉不僅是時代變遷的感歎，還讓人遙想雞犬相聞的純樸年代，更重要的是他點出每個人年少輕狂曾有過的夢想與理想，在歷經社會化的過程中，失落了多少，遺忘

了多少；電影試圖要每個觀影者再度回頭檢視自己的回憶。在安娜卡布里夜晚的廣場中，似乎又看到了《新天堂樂園》展現出人我間的溫暖，也想起從前台灣廟口露天電影院的景象；如今四年前義大利之行繁花似錦的回憶中，回味的豈只是小鎮街道的花木扶疏與山海景色，難忘的還有南義海島小鎮那分與台灣相似的濃厚人情味。

#### 旅行與電影，探索與覺醒

義大利城市的光輝，在歐洲歷史中一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從古羅馬的文明，到當代流行時尚，至今仍是影響深厚。在十七世紀，法國皇室不僅設立了藝術學院，而且每年舉辦繪畫、雕刻、版畫、建築、音樂的競賽，此一獎項稱之為「羅馬大獎」，得獎者可以獲得四年的公費至羅馬的美迪奇別墅的學校進行進修<sup>9</sup>，更是為親炙義大利的魅力立下競賽規則。事實上在十七世紀之前已有許多義大利的藝術家前往法國，為法國的藝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。因此義大利對於其他歐洲各國而言，實在有其特殊的魅力吸引著人們去觀光或學習。而在本文電影中的義大利，不同的城市風景與人文特色，皆發展出不同故事主軸或命題；但它們都有其共通點，似乎都想藉由其義大利城市的魔力，讓人物的創造力、想像力、勇氣在此地的旅程中獲得釋放，讓故事情節的人物除了真情流露之外也找到自己的初衷。

藝術的唯一目的並不在於快感，因為快感不是終



(王士明攝)

圖11 安娜卡布里教堂廣場前擺放的桌椅，開始準備放起露天蚊子電影院。

結；它也並非除自身之外便無其他目的，因為萬物相互依附、相互連結，萬物都有人性與自然的目的。…藝術的目標是要帶領我們了解自己。<sup>10</sup>

電影藝術的特質——融合音樂、戲劇、文學…等等藝術的綜合性，成為當代最具有影響力的第八藝術，而這一點恰與普魯東（Pierre-Joseph Proudhon, 1809-1895）上文所言的「依附性」有了類似的關連，而其最終的目標也就是了解自己，本文中的故事主軸設定似乎也是如此。

原來義大利的城市特質，提供了旅行者撫古思今的氛圍之外，也讓人在旅程中醒悟自我的價值與定位。藉著旅行義大利的視野，我們看到了電影中的風景，感受到義大利城市光輝的養分；藉著電影中的天馬行空，風景不只是風景，令人思索再三的劇情餘味，讓城市魅力有了更多的連結與想像。這義大利城市氛圍與電影交織而成的魔力光輝，讓人除了咀嚼再三歷史與藝術的燦爛豐富，延伸而至的是人生哲學的個人探索才正要開始！

#### ■ 注釋

- 1 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-1985）（1972）：看不見的城市（*Invisible Cities*，王志弘譯，1993），16。台北市：時報文化。
- 2 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-1985）（1972）：看不見的城市（*Invisible Cities*，王志弘譯，1993），20。台北市：時報文化。
- 3 修·歐納（Hugh Honour）、約翰·佛萊明（John Fleming）合著：世界藝術史（*A World History of Art*，第五章謝佳娟翻譯、吳方正審稿，2001），213。新店市：木馬文化。紀念柱頂端原本是圖拉真皇帝的鍍金雕像，1588年被聖彼得雕像所取代至今。
- 4 修·歐納（Hugh Honour）、約翰·佛萊明（John Fleming）合著：世界藝術史（*A World History of Art*，第五章謝佳娟翻譯、吳方正審稿，2001），119。新店市：木馬文化。

- 5 E. M. Gromblich：藝術的故事（*The Story of Art*，雨云譯，2000），325。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。文中他分析因為威尼斯湖泊的氛圍，會使得物體尖銳輪廓朦朧不清，色彩融入燦爛的光線，讓威尼斯的畫家有了不同其它城市運用色彩的方法。
- 6 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）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——一本嘗試之作（*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: Ein Versuch*，花亦芬譯注，2007），88。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。
- 7 李幼新（1987）：威尼斯、坎城影展，383。台北市：志文出版社。李幼新在書中說道湯瑪斯曼筆下原本主角是作家，但維斯康提改成了作曲家，是因為據說道湯瑪斯曼筆下原本主角靈感來自於馬勒，而且湯瑪斯曼與馬勒彼此認識。
- 8 E. M. Gromblich：藝術的故事（*The Story of Art*，雨云譯，2000），224。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。Gromblich認為布倫內利齊的目標，要創造出一種新建築法，將古代建築形式自由地應用到這個新方法上，以求得和諧美麗的新造形。
- 9 高階秀爾：法國繪畫史——從文藝復興到世紀末（潘福譯，1998），131。台北市：藝術家出版社。此一制度從1666年開始，1723年增加建築，1803年增加作曲；其它歐洲各國也有仿效法國設立學院而設此獎。
- 10 普魯東（Pierre-Joseph Proudhon, 1809-1895），修·歐納（Hugh Honour）、約翰·佛萊明（John Fleming）合著：世界藝術史（*A World History of Art*，第五章謝佳娟翻譯、吳方正審稿，2001），674。新店市：木馬文化。這是作者概念分析〈為藝術而藝術：唯美主義對寫實主義〉裡面引用普魯東的文藝批評作為藝術評論中，藝術作品中的「藝術性」與「寫實性」比較。而普魯東這段文字主要是在詮釋庫爾貝（Gustave Courbet, 1819-1877）的寫實主義。

#### ■ 參考書目

- 卡爾維諾（1993）：看不見的城市（*Invisible Cities*，王志弘譯）。台北市：時報文化。
- 修·歐納（Hugh Honour）、約翰·佛萊明（John Fleming）合著（2001）：世界藝術史（*A World History of Art*）。新店市：木馬文化。
- E. M. Gromblich（2000）：藝術的故事（*The Story of Art*，雨云譯）。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。
- 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）（2007）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——一本嘗試之作（*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: Ein Versuch*，花亦芬譯注）。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。
- 高階秀爾（1998）：法國繪畫史——從文藝復興到世紀末（潘福譯）。台北市：藝術家出版社。
- 李幼新（1987）：威尼斯、坎城影展。台北市：志文出版社。